

最火热的网络军事突击小说
比《狼牙》《亮剑》更铿锵！更热血！

铁血是大兵的灵魂，大兵是战争的利刃



铁面大兵

中国文联出版社

醉长生★作品

四个铁血的男儿，用情义与热血，铸就一部战争史上最残酷的画面！
在国恨家仇的战火中，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与手中的武器诠释了每一个军
人对国家的忠诚与责任！

I247.5/987

醉长生★作品

铁血大兵

铁血是大兵的灵魂，大兵是战争的利刃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血大兵/醉长生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104 - 02736 - 2

I. 铁… II. 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8687 号

铁血大兵

著 者: 醉长生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736 - 2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第一章

熊无疾的泪水就在眼眶中盘旋，努力不让它们掉下来，愤怒、仇恨，撕扯着他的心，他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像这样去痛恨一个国家！

牙齿不停地“嗒嗒嗒”上下扣击，熊无疾慢慢蹲下身，暴露在寒风中的手也在微微颤抖，轻柔地伸向地面，仿佛那里有世上最神圣的东西，哽咽的话语声细不可闻。“让我最后再……”最后再摸一摸他的……炖牛肉？

还散发着热气的一块块牛肉和萝卜躺在被风雪冻得坚硬的土地上，熊无疾卧倒躲避那发90mm口径榴弹炮时，它们被熊无疾极其不绅士的，极其不名誉的，连同他们的好战友铝制饭盒一起狠心抛弃。

最可恶的是，熊无疾居然在抱起脑袋典型鸵鸟式卧倒的同时，还不忘将它们抛得高高的，优美的身姿立即吸引了一块弹片的追求。当然，那块弹片的追求就是有点不怎么文雅兼过于热烈就是了。

熊无疾还在给自己的新年大餐开着追悼会，无限悲哀地缅怀着他的炖牛肉，又一声炮弹的厉啸，“嗖”地划破了宁静。

熊无疾吓得猛地滚进了战壕，炮弹越过了战壕，在五十米远处爆炸。熊无疾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雪和泥土，立时遭到了强烈抗议：“哎哎哎……我说，我还在吃呢。”回眼一瞥，副连长卢智刚就坐在他背后的一个弹药箱上享受着他自己的那份。

“他妈妈的！刚刚站起来想放放风，斯伦克国佬就送礼来了，就是不喜欢送钞票喜欢送炮弹！”熊无疾大骂。

“炮弹又不贵，斯伦克国佬还不至于小气到这份上。”卢智刚有点幸灾乐祸。

“你说也奇怪，咱们上来已经三天了，斯伦克国佬怎么真的过世纪新年去了？除了打几发冷炮连个鬼影也看不见。”

“你没看今天早上发来的军报？”卢智刚仍在专心致志地对付炖牛肉。

“哦，忘了。一早上都在检查工事，还要催着后勤快点把我们缺的弹药送上来，就我们刚上来时身上带的那点弹药，打阵地战哪够用的。上面怎么说？”熊无疾盯着卢智刚手上的饭盒，有点眼馋，坐在了卢智刚身边的另一个弹药箱上。

卢智刚早就注意到了他的眼神，赶紧地把盖子虚掩在饭盒上，加快了吞咽的速度。这家伙没烟抽就偷他烟不止一次两次了，早就是有前科的惯犯，现在没准就会对他的牛肉见色起意，不可不防！

好不容易将一大块牛肉吞了下去，说道：“战报上说，斯伦克国佬昨天出动了三个图佐夫

轰炸机大队，大概是想轰炸我们后面的炮兵战地，被我们的雷达及早发现了，出动了一百二十架虎鹰式歼击机拦截，一下连他们的护航战斗机都打下了三十多架。我想，是不是斯伦克国佬想着没有足够的空中火力，不敢贸然发动进攻了。”

“哦，倒是省了我们的……”熊无疾的“事”字还没说出口，又是一发炮弹带着厉啸声“轰”地炸在了壕沟边，冻土雪块四处飞扬。一块足有拳头大的黑泥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势，带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一头就悲壮地扎进了卢智刚没有完全盖上的饭盒里。

卢智刚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呆呆地盯着饭盒：“我招谁惹谁了我？……”

熊无疾看着卢智刚的脸色哈哈大笑，拍拍他肩膀道：“斯伦克国佬对你也不薄嘛，这才是好兄弟！有福同享，嘿嘿嘿，有福同享。”转头向连指挥所的小山洞走去。

提着两个大饭桶的炊事班长老罗刚好走了过去。熊无疾赶紧叫住：“还有什么吃的没？我那份被斯伦克国佬抢了。”

老罗打开两个饭桶的盖子让熊无疾看，里面空空如也，看起来比熊无疾的胃还干净。“没得了嘛，一挑上来还不被这帮饿兵抢光了？”从系在桶盖上的一个布袋里拿出两个馒头递给熊无疾，“就这两个馒头了，你拿去吃嘛。”

熊无疾暗叫倒霉：“那就这个吧。”接过两个硬得足够砸破人脑袋的馒头走进了指挥所。

通讯员小张见连长进来，递上了一张电传：“这是团参谋部刚刚传过来的。”

“嗯。”熊无疾接过电传，坐在行军凳上看，门牙已经开始了和馒头比赛硬度的较量。

电传上写着两个通告。一是和刚刚卢智刚说的，昨晚斯伦克军的轰炸机群被空军击溃。二是据侦察飞机拍摄的照片分析，斯伦克军在正前方的兵力已由一个团增加至三个团，可能就在两日内发动进攻，命熊无疾连若受到进攻，死守待援。熊无疾放下电传纸问小张：“后勤部回信了没有？”

“回了，补充的给养和弹药最快也得明天早上才能运到。”

“这帮蛀虫的效率真是太差了，催了两天了还是明天早上。”熊无疾不满地咕哝，“要我们上前线玩命，连子弹都不舍得给几个！他妈妈的，往自己家里搬东西倒是够速度。”

“报告！”洞口站着一排长刘正伟。

“进来。”熊无疾随手回了个军礼。

“报告连长，观察哨发现敌军，大约有一千多人向我方运动过来。”

“得，还真来了。”熊无疾拿起高倍望远镜，向前方看去，果然大约一千五百人的斯伦克军，还有七辆伏洛契夫 T208 中型坦克，十四辆装甲车，已经越过了铁路，前进的方向正是二十七号高地，步坦协从，黑压压的一大片。

熊无疾不禁有点发憷：“是冲我们来的。小张，立即发出战斗警报，通告全连进入战斗阵地！”

“是！”通讯员跑了出去。

“老刘。”

“在！”刘正伟挺直了身躯。

“你排的阵地工事全加强了？”

“没问题！这两天一直都在干这事，把原来陆军他们留下来的工事全部加固过了。”



“你一排是全连阵地最中间的位置，一定要顶住！你那里绝对不能被突破！”

“是！明白。”

“准备战斗。注意节约弹药，我们的补给明天才能上来。”

“是！”刘正伟立即返回到了他的阵地。

熊无疾抓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团部：“喂，给我接团长！快！”没一会儿，团长顾年的电话接通了，“顾团长，我是一零九营七连熊无疾！”

“对，我是顾年。什么情况？”电话那头清晰地传来了顾年的声音。

“斯伦克军大约一千五百人，还有二十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向我连阵地冲来，我请求支援！”

“现在离你还有多远？”

“只有三公里左右。”

“顶住！现在全旅的预备队已经全部派上了各个阵地，我尽快从各个部队抽调援兵派过去！”顾年也着急，他岂不明白七连防守的阵地的重要性，但是他现在也是分兵乏术，确实已无兵可派。整条战线上都兵力紧张，就把这个新编七连组建训练了不到四个月的海军陆战队派了上去，顶替两个已经打残了建制的陆军连当陆军用。

“我连阵地右边的陆军防区没见过敌军向他们进攻，能不能让他们分出一部分兵力来帮我连防守一部分阵地？”

“这很麻烦，不过我会尽量向陆军部要求，在援兵上来之前，你一定要顶住！”

“是！七连一定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大地万岁！”

挂上电话后，顾年倒噓一口冷气，一千五百人，二十余辆坦克和装甲车……“看来斯伦克军这次是抱着势在必得的决心来的，七连完了……祝你们好运吧！”他这样想道。

顾年现在能做的事就是希望在斯伦克军拿下了27号高地后还没有开始进攻炮兵阵地前，能够多抽调点部队去夺回二十号高地。

公元3900年的第一天，战争终于降临到了能扛起历史车轮的几个男儿身上……

白少虎看这前面几公里处渐渐推进的斯伦克军，心里没有一丝的紧张，却是有着莫名的欣喜。从军四年了，从一个小小的列兵升至现在的中尉是凭着一身的武艺，却从来没有上过战场。

真正的男子汉就要在战场上赢得别人的尊敬，赢得自己的骄傲。因为大地皇朝对战功的看重是其他任何功劳都不可比拟的，在他从军的四年来，朝廷的战事连连，可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个训练士兵白刃格斗术的优秀教官，根本就不理会他要上前线的请战要求，而将他留至后方训练海军陆战队的白刃战技术。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在军队里碌碌无为地就这么过下去的时候，大地朝和斯伦克的边境战争又爆发了，一纸紧急调令通知他立刻到二十三团一〇九营新编七连报到，任特务排排长兼白刃格斗战教官。现在，他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来了。

“白少虎。”是熊无疾的声音。白少虎回过头来，熊无疾已在身后，“在！”

“带领你的特务排担任机动作战，战斗打响后，全连阵地你看哪边吃紧就支援哪边。”

“是！”白少虎的眼里闪动着兴奋。

一架老式双翼机“嗡嗡嗡”的在二十七号高地的后方天空不住掠过，那是背后炮兵阵地

的炮击矫正机。远处一阵沉闷的轰鸣，就连脚下的大地都有点些微的颤动。

大地军的大炮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就参加了这次的盛宴，成片的炮弹像饥不可耐的饕餮客般扑向了斯伦克军士兵这群美食。几乎在同一时刻，斯伦克军的炮弹也开始了延伸轰炸，双方的炮弹互相呼啸着扑向了自己的目标。

从二十七号高地至那一片平原的开阔地带盛开了一朵朵黑色的烟花，散碎、锋利的弹片像死神的镰刀，毫不留情地撕开了人体的血肉之躯。大地的颤动不知是在表达它的抗议，还是在嘲笑着人类的自相杀戮。

二十七号高地上的一百多人全部都掩藏在坚固的工事里，斯伦克军的轰炸没有对他们造成过大伤亡。随着炮弹的落点一步步越过了战壕，在身后的空地上爆炸时，熊无疾明白：炮火延伸轰炸过后就是敌步兵的冲锋了。

深吸了一口气，强忍住胸口被爆炸气浪震出气血翻腾的难受感，下达作战指令：“各班阻击手瞄准斯伦克军中下级军官及坦克上的机枪手，务必准确射击。反坦克炮打不穿伏洛契夫坦克的正面装甲，反坦克炮手转移至高地最上面山头上岩石群制高点去，寻找最佳射击角度打坦克装甲较薄的顶盖。其他官兵继续隐蔽，听我命令再开火！”

这时双方的炮火因两军的距离已经非常接近，怕误伤友军而渐渐停止了炮击。熊无疾从掩体内观察着已离二十七号高地不足二百米距离的斯伦克军。身着深褐军衣的斯伦克军队形拉得非常开，那是为防止队形集中被大地军炮火大量杀伤的原因，现在已经渐渐收拢集中了起来，呈半圆扇形队形向二十七号高地推进。

大地军的炮火大概吞掉了斯伦克军二百多人、两辆坦克及一辆装甲车，斯伦克军越来越远，在一百米多远时明显地加快了冲锋速度。由步兵打出的火箭弹、迫击炮弹和坦克炮弹也飞向了二十七号高地上的战壕，努力撕咬着坚固的工事。熊无疾下令：“把斯伦克军放到一百米再开火，注意节约弹药。”

斯伦克军的五辆坦克已经隆隆地碾过了一百米远的铁丝网，坦克炮不停歇地轰击着战壕掩体，斯伦克军士兵也已进入了有效射击距离，枪声越来越密集。一发反坦克炮炮弹“嘣”地在其中一辆坦克的炮塔上炸开，坦克震动了一下，继续顽固地向前开来，又一发反坦克炮炮弹结结实实打在了这辆坦克的右边履带上，它终于停止了前进，留在原地用坦克炮和两挺机枪不停扫射。

熊无疾见刚刚三排阵地所遭受的炮火轰击最多，匍匐来到三排阵地，想查看一下三排的伤亡情况，看见十九岁的新兵陈东脸色发白，牙齿上下乱磕地抱着枪坐在战壕里发抖，熊无疾轻轻拍了拍他肩膀：“喂。”

陈东不理头上乱飞的流弹，猛地一下神经质地站了起来立正敬礼：“连长！”

熊无疾吓得“噌”地跳起来将他摁倒在壕沟里：“找死啊？！”

“报……报告连长，我、我……我是第一次上战场。”陈东结结巴巴道，“有点紧张。”

熊无疾道：“咱们都是第一次上战场。不过，你在训练时，没听过别的连那些下来的老兵他们说，子弹专找因为紧张而乱来的大头兵吗？你是山东人，是吧，山东自古就是英雄好汉辈出的地方，你行的！”

陈东望着熊无疾点点头，眼神依然无光，斯伦克军已快冲到眼前，熊无疾没空和他多说，径直来到三排长余杰的身边，问道：“你排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还没统计，不过我们的工事坚固，减员应该不到十分之一。”余杰看着前面呐喊着冲锋的斯伦克军士兵道，“快一百米了，打吧！”

熊无疾道：“再等等。”这时斯伦克军随在坦克和装甲车后面冲上来了三百多人，后面大概还有九百多人的部队明显放缓了前进速度，和前面的部队拉开了相当一部分的距离，明显是想分拨来冲锋，以保持不停歇的冲锋战斗力。

熊无疾默默盯住斯伦克军的距离，脑袋里却在计算着另一种战术的可能性。因为他非常明白，新编七连全连，加他自己也不过一百三十七人的兵力，斯伦克军兵力就是不算坦克、装甲车等装甲机动火力，兵力也是他们十倍之多。

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想守在战壕里击退斯伦克军的进攻，还不如期望斯伦克军立马当场全踩上了地雷一命呜呼来得现实。一颗子弹“当”地打在了他钢盔上弹开，熊无疾赶紧低头，摘下钢盔看看，左侧一道白印赫然在目。“好家伙。”熊无疾咂了咂嘴，“这小子手艺还差点。”

四辆还在行进中的坦克有一辆碾上了一枚反坦克地雷被炸毁了，冒出了滚滚浓烟和火光。

“射击！”随着熊无疾的一声令下，一百多支枪纷纷喷出了早已忍耐不住的怒气。熊无疾平端着海军陆战队制式步枪长剑-2式准确地向扑上来的斯伦克军点射。

突然，一颗子弹带着刺耳的风声“嗖”地从背后飞来，在他的脸上擦过，刺痛地留下了一道擦伤。熊无疾吓一大跳，以为什么时候斯伦克军已经绕到了背后。

猛然回头，居然是另外一个士兵背靠战壕壁上，低着头，精神崩溃般大喊大叫，双手持枪不分前后左右地胡乱扫射。熊无疾怒不可遏地大叫：“住手！住手！”

可现在的陈东什么也听不见了。他只是亲眼看见，同班的一名士兵就在十秒钟前，就在他的面前，被一发坦克炮弹的弹片削去了半张脸，当战友的鲜血喷溅在他脸上时，他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思维，恐惧已切实地占据了大脑。

现在在他眼里，每一发子弹都是向着他打来，每一个人，不管是斯伦克军还是大地军，每一个人都对着他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伤害到他。

地上战友的遗体就在他脚边，那缺少了半张脸的眼睛直直地看向蓝天。他怕了，他真的怕了，他不想也失去半张脸。

“杀死他们！杀死所有的人！”他疯狂地向每一个阴影射击，斯伦克军士兵，大地朝士兵，甚至包括了一棵早已被炮火烧焦了的枯树。

另外一名精神崩溃的士兵弹匣里的五发子弹已经打完了，但是他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事，还在大叫着扣动着扳机，撞针空击发出“咔咔”的连响，疯狂的情绪影响着别的正在奋勇作战的士兵。

陈东的子弹在击中一名正在向斯伦克军射击的战友大腿后也打光了，手却哆哆嗦嗦地摸向了腰间的弹匣带……熊无疾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将枪口指向了陈东……

“砰”，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一个20岁的年轻生命消失了。

“砰”，一声清脆的枪声，这个在战场上再平常不过的声音冲击的不是熊无疾的耳朵，而是他的心灵。一秒钟前，他枪膛里的一颗子弹贯穿了一个士兵的咽喉。

而这个士兵，在三个月前直到刚刚的一秒钟前，都是他的同胞，都穿着一身同样的黑色

军装,都有着一腔报国的热血。子弹是没有生命,没有思想的一小颗几十克重的金属颗粒。

有生命,有思想的是人。但是就是这个有生命,有思想的人,命令这颗子弹杀死了他的战友。熊无疾从来没有想过,他上到战场后打死的第一个人居然不是和自己国家开战的敌国士兵,而是自己几个月来朝夕相处的同胞。

没人能了解他现在的心情,包括他自己都不能。“如果不是战争……”潮水般拥上的斯伦克军没有给他过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个哲学问题。他怀着对已经逝去战友的愧疚,将枪里的子弹射向了斯伦克军……

战壕的最左边二排阵地上,二排长胡不为中尉在给自己数着数:“3……4……5,扯蛋!又没打中,还是四个!看来我还是用不了狙击步枪。”胡不为的确对自己有些不满,却还是换上了第四个弹夹继续射击。

狙击步枪的瞄准镜里,有一个斯伦克军的火焰喷射兵小心翼翼地跟在斯伦克军大队后面,不敢比别人快一步,就怕死神的青睐朝了他。

“胆小鬼!就是你了!”胡不为狠狠说道。于是,平端着狙击步枪,想用他那百发不到三十中的枪法将那个火焰喷射兵套在瞄准镜里的十字架中。

谁知那兵的脑袋就是左摇右晃,没有丝毫想配合他瞄准自己的意思,性格暴躁的胡不为气得诅咒起他的所有家人,包括寄居在他家的蟑螂在内。

“你就停一会儿不动不成吗?哪怕就两秒钟也成啊?”居然,那个斯伦克军的火焰喷射兵好像听见了他的请求,为了躲避一颗手榴弹趴了下来。

瞄准镜里的十字架终于在那个斯伦克军士兵额头上套牢了,贼贼的笑容爬上胡不为的脸,手指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马上,让他不明白的事情发生了。随着子弹的射出,那名斯伦克军士兵居然爆炸成了一堆大火球,连带在他旁边的十几个斯伦克军全部都被包裹在熊熊燃烧的一堆烈焰中。

胡不为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看了看手中的狙击步枪:“这玩意打出的是炮弹啊?!”这把枪是他刚刚从一名被炸死的狙击手手上拣起来的,为了节约他自己的半自动步枪里的子弹,好在斯伦克军冲得更近些的时候扫射才用上了这把枪。

可惜,他却好像从来对狙击步枪这玩意没什么天分。没用两秒钟的时间他就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刚刚他倒是瞄准那斯伦克军士兵的额头没错,没想到他这枪法实在有点臭,子弹击中的却是那个火焰喷射兵背在背后,露出在肩膀上面一点点的燃料瓶。

这下胡不为算是彻底郁闷了,这枪法也实在臭得有点离谱了,真是说打左眼打不中左眼,专打右眼!不过,他马上也自己找到了开心的借口:“谁有本事一枪打死十几个斯伦克国佬?还就是我办到了!哈哈……”马上,他又将枪口瞄向了下一个目标。

“胡排长!”是熊无疾的通讯员小张。

“说!”胡不为头也没回,继续他近乎于浪费子弹的射击。

“连长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冲锋!”

“什么?我们才多少人?冲出没有掩护的战壕和三四百个斯伦克国佬白刃战?”胡不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连长的命令!”

“明白!服从命令!”胡不为心里大骂熊无疾,“该死、无知的贵族少爷!准备把这一百多



条命全都送上斯伦克国佬的餐桌吗？”但是，身为下级军官也只能无条件服从上级军官的命令。

已经有六年军龄的胡不为自己就天天把一句话挂在嘴上教训士兵：“对上级的命令，你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服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胡不为调来新编七连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连长的了解几乎是空白。

只知道他是贵族，有子爵的头衔，家境富庶。本来已经好好的几年兵役已经服完，有资格继承他父亲留给他的爵位了。却听说战争又爆发了，准备来战场上混点回去以后用来泡妞时和太太小姐们吹牛用的资本，才又回到军队。

“贵族少爷。纨绔子弟。”这就是几个和他一样不喜欢熊无疾的兵背后对熊无疾的评价。平心而论，胡不为根本就没有看得起熊无疾的意思，认为他不过就是凭着他子爵的头衔才当上的这个连长。果然，现在一道毫无胜算的作战命令下达了。

“算了，等会儿看能不能多捞俩垫背的倒霉蛋吧。”胡不为没有其他选择。

炮弹和密集的弹雨不断在加大新编七连伤亡。熊无疾又击毙了一名斯伦克军，看他的军衔，应该是个班长。他看看斯伦克军离他们战壕的距离，已经不到五十米了。

熊无疾深吸一口气：时机到了，就是现在！他抛掉步枪一下抽出腰间的指挥剑，抓起一个铁皮喇叭，沉稳而坚定的声音响在了每一个士兵的耳边：

“大地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弟兄们！和我一样，在几个月前，我们都是老百姓，应该安居乐业地享受生活。可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志愿，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因为，现在朝廷需要我们！”

为了我们身上的黑色军装！为了我们身后十二公里后就是大地朝的国土！为了我们平安待在家里为我们而祈祷的妻儿老小，为了能让他们能为我们在此时此地奋战而感到自豪！我命令！击退斯伦克军！记住！我们是……大地皇朝海军陆战队!!!”

新编七连的所有官兵都非常清楚地听见了熊无疾的每一句话，初上战场的昂扬斗志激励着他们，如雷的呐喊充塞了战场上的每一个角落：“大地皇朝海军陆战队!!!”

“特务排，掷眩光弹！”一声令下，几十颗眩光弹飞出了战壕，奔向了斯伦克军人群。缓慢推进的斯伦克军突见几十颗手雷扔来，都下意识地在地上。手雷在空中就爆炸了，可是让斯伦克军意想不到的是，爆炸的手雷爆炸发出的却不是弹片，却是一阵目眩的白光，让他们在几秒钟的时间里暂时失去了视力。

熊无疾要的就是这几秒钟，他也只需要这几秒钟。这种只配发给特务排的眩光弹是在夜间使用的，人的瞳孔在光线不明亮的夜晚，受到这种强光的刺激会失明好几分钟时间，在白天使用也就是几秒钟的效果，但是对他来说已是足够！

“为朝廷尽忠！”一声长啸，熊无疾率先跃出了战壕，“为朝廷尽忠……”他的身后是一百余匹猛虎，端着已经上好明晃晃的刺刀的步枪向斯伦克军冲去。

不断有人被斯伦克军闭着眼睛乱打的子弹击倒，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转眼间，枪膛里最后一发子弹已经射出，但是他们也已经冲入了斯伦克军队列之中。刺刀挑闪，展开了面对面的白刃战。

这时双方的炮火都因怕误伤己方军队，完全停止了炮击。离二十七号高地大约一公里远处临时搭起的斯伦克军营指挥所里，斯伦克军指挥官中校团长伊万·舍普琴科也被冲出

战壕的大地士兵吓了一跳。

在作战常识里,以如此少的兵力对自己的军队,应该是躲在有掩体的战壕里死守才对,哪有主动冲锋的道理。伊万·舍普琴科本来看着自己的部队凭借着压倒性的兵力与火力优势,有条不紊地指挥着第一拨冲锋部队向前推进。

“看来不需要第二拨冲锋部队了,今天下午就可以直捣大地军的炮兵阵地。”在一分钟前,他还这样告诉自己。等他看清了大地军队的兵力后,居然比他想象的还要少。

“哼哼,才一百多人。”他轻蔑地冷笑,向第一拨冲锋部队发出命令,就地全歼大地守军。然后,他已经开始计划如何攻击大地军炮兵阵地。

熊无疾第一个冲进了斯伦克军营里。一个斯伦克兵刚刚将视力恢复了一点,就看见一个身着大地军队黑色军装的矫健身影疾速向他冲来,他下意识地对准这个身影就是一梭子弹横扫过去。

这个身影的确是熊无疾没错,“噗、噗”,两发子弹正正地打在他身上防弹衣的胸腹处。一阵剧烈、如铁锤般击打的闷痛传遍了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但他没有因此而慢下脚步,脚步稍微翘起了一下,一口气冲到了那个士兵的面前。

这斯伦克兵正半蹲下在换子弹夹,熊无疾已向旁一跃而起,左手猛地按向斯伦克兵的头盔,斯伦克兵被熊无疾这跳起来的一按,头立刻向地上栽去,一阵异物入体的难受,熊无疾的指挥剑已从他的后颈向下直穿胸腹,刺进了足有三十公分。

斯伦克兵的尸体由半蹲的姿势扑向地面,但是手上的冲锋枪并没有丢掉,随着尸体的痉挛,冲锋枪的扳机被食指紧紧扣住,打出了所有的子弹。非常不巧,枪口向着的方向正是斯伦克军的方向,几名斯伦克军瞬间被打倒了下去。

这时,已经恢复了视力的两名斯伦克兵挥舞着枪托一左一右地向熊无疾砸来。熊无疾凭着钢盔挨了右边斯伦克兵一下枪托的重击,将左边斯伦克兵用腿扫倒在地。

尽管有着钢盔的保护,这记重击也让他的脑袋嗡嗡作响了好一会儿,幸好还没有达到让他失去意识的地步。熊无疾没让那名倒在雪地上,挣扎着想爬起来的斯伦克兵有任何机会,挺剑直直刺进他的咽喉。

这时另外一名斯伦克兵已经抽出了匕首向熊无疾扑来,熊无疾闪身让开,回剑直刺这名斯伦克兵的背后。这名斯伦克兵转过身来,不避不让,挥舞着匕首扑来,任由熊无疾的指挥剑毫无效果地刺在了他胸前的防弹衣上。熊无疾收剑避让已是来不及,被斯伦克兵直接扑倒在了地上。

骑在他身上的斯伦克兵一手掐住他的咽喉,右手拿着匕首直刺向他的眼睛。熊无疾大惊,没持剑的左手抓住了斯伦克兵的手腕,死死架住。但危险还是在进一步加剧,这名斯伦克兵的体形实在过于高大,最少在一百九十公分以上,九十公斤。

熊无疾的身高不到一百七十公分,体重六十五公斤。不论是在体重还是体能方面,两人都不是一个级别。随着斯伦克兵掐在熊无疾咽喉上的手加强力道,熊无疾已经不能呼吸。这名斯伦克兵的力气实在是太大,熊无疾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体力掰开他的手。

渐渐地,由于缺氧,熊无疾的双眼已经开始发花,右手抓着指挥剑向斯伦克兵的左肋乱刺,但是大地军的制式指挥剑长达一百零九公分,锋利的剑刃锋利而富有韧性,在白刃格斗中的确是最好的冷兵器。



但是这对于此时被压在地上的熊无疾来说实在是开了个致命的玩笑，正是因为剑的长度，被压在地上的熊无疾持剑的右手，根本就不能将剑尖回转刺入斯伦克兵致命部位。

而且由于指挥剑良好的韧性，熊无疾两次平放着剑身想将剑压在身下别断变成匕首来使用也没有做到。手枪也不知何时遗失了，他已经没有机会反击。时间就这样三十秒、六十秒、九十秒、一百二十秒的过去……

熊无疾已经完全没有了呼吸，大脑因为缺氧已经开始意识模糊，身体只是本能而徒劳地进行着最后抵抗，架住斯伦克兵匕首的那只手也渐渐无力，窒息的痛苦甚至快使他产生放弃抵抗的念头。

对死亡的恐惧而爆发出的体力也逐渐消退，随着匕首闪耀着令人恐惧的寒光，向自己眼睛一步步逼近，熊无疾仿佛已经看到了死神对他发出的请帖……

“倒霉，我还没生个儿子来接代呢，就死在斯伦克人手上了。草原啊，天空啊，我快回来了……”

熊无疾已经模糊的视线从匕首的刀尖转向了天上碧蓝的晴空。那朵朵白云就像是草原上的羊群一样温驯……

“你是什么东西？滚开！我要回家！”一对发出可怖光线的东西阻碍了他想看见家乡，熊无疾在潜意识里怒骂。那对东西没有听从他的吩咐滚开，反而离他越来越近。

“你是什么东西？滚开！”熊无疾用尽最后一口气在心里大叫了起来，因为愤怒，这时他的意识反而清醒了许多，终于他清楚了那对东西是什么。那正是那斯伦克兵朝着他狞笑，带着恶毒和狰狞的双眼！但是，就因为看见了这名斯伦克军的眼睛，熊无疾模糊的意识在瞬间闪动了灵机。

“眼睛？眼睛！”熊无疾的反应迅捷过人，身随意动。右手一下松开了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指挥剑，对着那双闪动着凶光的眼睛，右手的食、中两根手指迅捷插去。

那名斯伦克兵万料不到，熊无疾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出奇招插他的双眼。虽然这名斯伦克兵也已意识到了熊无疾的目的，但是身体的反应速度嘛，就有那么点对不起观众了。

“嗷”的一声惨叫，这名斯伦克兵已经扔掉了匕首，跳起来拿双手捂着冒出鲜血的双眼痛苦地号叫。熊无疾反手就抓起地上的一支斯伦克军制式半自动步枪，一脚踢飞他的钢盔，跳起来将步枪高高抡起，砸碎了他的天灵盖。

斯伦克兵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在了地上，那狰狞的双眼渐渐失去了生命的颜色，白色脑浆流在了雪地上，溶入了自然的白色雪里。

“啪”的一声枪响，一名斯伦克军士兵倒在了熊无疾背后。朝枪响的方向看去，是卢智刚用手枪击毙了一个想从背后偷袭熊无疾的斯伦克兵。随即，他也陷入了三个斯伦克兵的围攻中。

熊无疾立即拾起指挥剑上前支援，一剑隔开了一柄砸向卢智刚的枪托，反手一拳将那名斯伦克兵打得向后翘起后退，熊无疾趁他立足未稳之际，抢上前去一剑刺入了他没有防弹衣保护的下腹部。

那名斯伦克兵本能地不顾剑刃的锋利，扔掉步枪，双手死死抓住剑身不放。由于他的用力抓住和体内血肉的气压，熊无疾抽剑抽了两下都抽不动，提起一脚就踹在斯伦克兵的胸口向前蹬去，指挥剑割断了斯伦克兵的七根手指，摆脱了体内的气压才拔了出来。

随着鲜血的喷溅，斯伦克兵不情愿地带着一腔怨恨，魂飞天外。熊无疾冲卢智刚叫道：“看见没有，帮你干掉了一个，还给你了啊！”

卢智刚的指挥剑才削断一名斯伦克兵的手臂，突地又架住了一枝上好了刺刀的步枪，喘息道：“没，还欠着呢。”

“不是只帮我干掉了一个吗？”熊无疾纳闷。

“零头我就不计较了，你还欠了我两条‘威狮’香烟！”

“你……你的记性……还真不错。”熊无疾的大脑又开始了缺氧现象。

双方的士兵已全部绞杀在一起，黑色、褐色的军装，刺刀、匕首那惨人的白光和双方士兵偶尔开了一两枪的枪口焰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了血肉战场上了一幅独有的景象色彩。

不断有鲜红的血液在白色的雪地上画出一个个恐怖的图案……

有人不顾敌人还拿着锋利的兵器就站在身旁准备给他致命一击，哭号着捡起刚刚被砍断的手脚往伤口上按，想将它们接回去……

有人被镗开了胸腹，双手捂住流出体外的内脏和肠子痛苦地哭叫着妈妈……

大地军和斯伦克军的比例是1:4，但是大地军却是一边倒的大占上风。

斯伦克陆军除了少量的冲锋枪以外都是使用的是7.62口径SK-24式半自动步枪，枪长一百十六公分，配上军用匕首也不过长一百三十三公分。这么短的枪对本来就不怎么练习白刃格斗技术的斯伦克陆军来说，根本就不适用。

而大地军所使用配发给海军陆战队专用制式步枪，7.62口径长剑98-A2式半自动步枪，枪全长一百二十二公分，配上海军陆战队专用的双刃枪刺刀后，长度达一百四十五公分，枪托包铁，就算是被枪托捣上一记，也不会比被铁锤砸一下轻松到哪去。刺刀锋开双刃，不装在步枪上可做短刀挥砍，装在了步枪上更是可以将刺、挑、劈、挡等白刃格斗战的技巧发挥淋漓。

斯伦克军中有些兵的腿开始发软，以往斯伦克军都是凭着重炮轰击敌军阵地后随着坦克一拥而上，敌军战壕内的所剩无几的几名残兵几乎已经没有了反击的能力，但他们哪里又经历过眼前的白刃战？

脚踏着被炮火轰碎的敌兵尸块，站在刚刚还是敌人的防御阵地上，的确有一种征服感，那是因为双方交火都是用的远距离杀伤武器，手指一钩就能消失一个生命，甚至连对方的脸都看不清楚就已经把敌人消灭了，哪会有什么感觉？

但是他们现在经历的不是这样，他们的眼前是一个个杀气腾腾，布满红色血丝的双眼里闪动着凶光，脸上还溅着战友的血，切切实实站着自己面前，盯着下一个将刺刀刺向谁的大地军士兵！

那闪着寒光的刺刀尖上鲜血还在缓缓地向下淌，这支刚刚从战友的身体拔出来的刺刀极可能马上就刺入自己的胸膛，或劈断自己的手脚，倒下战友的哀号声声入耳，已经让他们不寒而栗。

久已习惯机械化作战的斯伦克军士兵体会到了白刃战的恐怖，那是带血的冷兵器对人心理上压倒性的恐怖。这种面对面的距离，刺刀远比步枪更可怕。

远处战场上几百名士兵杀声震天。伊万·舍普琴科的望远镜一刻也没离开过他脸上，战场上的一幕幕都看在眼里。原本拟好的作战计划看来要推迟一点了，战场上的形势出乎



他的意料，刚开始的轻蔑一扫而空。

有一件事他现在才意识到，正是由于双方的士兵全都绞杀在一起，斯伦克军的坦克、装甲车、轻型火炮的火力压根儿就用不上，斯伦克军的掷弹筒、火箭弹等小型步兵火力也不敢向大地守军的阵地发射。

如果不是怕误伤己方士兵，他早已命令各种武器将所有火力全部倾泻在了大地守军的战壕内。如果是这样，恐怕他现在已经全歼了战壕内的大地守军，可以作下一步攻击大地军炮兵阵地的准备了。

而二十七号高地上那支大地军的指挥官恰恰就是看准了这点，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极少数的兵力冲出了战壕和斯伦克军肉搏战，近身缠斗。这简直是将斯伦克军自己的士兵当做了抵挡斯伦克军重火力攻击的盾牌。

“这家伙挺聪明啊……”伊万·舍普琴科自言自语道。

团参谋长在旁边接道：“看来是个厉害的对手。”

“可是他怎么只能指挥这么少的兵力？”伊万·舍普琴科的确有点不明白。

“可能是大地军队兵力实在不够的原因吧。”团参谋长答道。

“嗯，应该是这样。”伊万·舍普琴科点点头道。

战场上的白刃战愈发惨烈，形势渐渐对斯伦克军越来越不利。伊万·舍普琴科有点奇怪，问道：“情报上说，对方是陆军没错吧？”

“的确是！两个连的大地朝陆军。”参谋又拿出了文件看了看，确定地说道。

“应该不是，情报有误！大地朝陆军拼刺刀没这么厉害，这简直是一台搅肉机。”

“我们是不是应该将所有的部队全派上去？大地军队的人数毕竟不多。”

“怎么能将我们部队全部投到我们根本不擅长的战术中去？再等等看……”

伊万·舍普琴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命令身边的参谋：“立即下令！命所有的坦克、装甲车退出战场！准备重新组织冲锋。”

熊无疾才刺翻了一个斯伦克兵，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马上又向五个围攻一名大地军的斯伦克兵扑去。现在战场上的斯伦克军已经死伤过半，完全按照他的作战设想在进行。

新编七连面对的斯伦克军兵力多达一千二百余众，而且还有三辆坦克和十辆装甲车，在兵力与装备上当然是斯伦克军占了绝对优势。他故意将斯伦克军放到几十米的距离内才用刺刀来格杀，就是因为他知道像斯伦克陆军这样一支坦克大炮重火力齐备的军队，极少或者根本不会进行什么白刃战的训练。

而海军陆战队不同，由于作战范围不同，海军陆战队装备最重的重火力武器也就是火箭弹和反坦克炮。所以海军陆战队对每一名士兵的个人能力都要求极强，除了能熟练掌握各种武器，拥有强健的体能外，白刃格斗技能也是必不可少的训练科目之一。

尽管新编七连训练的时间不长，才短短三个月就匆忙拉上了前线，但是训练强度极大，否则也不能应付眼前局面。

战场上的坦克和装甲车被卷在几百士兵用冷兵器互相格杀的旋涡中，坦克炮的炮塔与机枪左右旋转，但是瞄准器里都是双方士兵的身影互相重叠，无法射击，完全起不上作用。接到命令后立即发动马力，缓缓地想向后退出战圈。熊无疾看到了斯伦克军的机动装甲部队在撤退，心里叫苦不迭：“斯伦克国佬终于注意到了！”

按熊无疾的作战设想,如果能将所有的一千二百名斯伦克军全部引入白刃格斗战里,那么斯伦克军的重火力将全部派不上用场。虽然兵力的悬殊比例将更进一步地拉大,达到1:10的比例,但无形中已将斯伦克军的重火力优势全部抹掉。

凭海军陆战队优良的白刃战技术与适合白刃格斗战的武器,也不是完全没有一拼。至不济全部战死,但也能多杀伤一些斯伦克军的有生力量,为后续的援军减轻一些压力。这样,再怎么比也比死守在战壕内等着斯伦克军炮弹将他新编七连逐个慢慢敲光要来得好。

但是现在看来,斯伦克军指挥官显然是已经看穿了他的企图,大队的斯伦克军士兵已经在八百米外集结完毕,却没有一点上前支援的迹象。现在大地军虽然是占了上风,那是因为斯伦克军的火力优势没有用上的缘故。

如果让坦克退出了战场和大队斯伦克军重新组织的话,就算是他将现在战场上的斯伦克军全歼,斯伦克军兵力还达八百之众,还是七连的好几倍,绝对优势以上。算是斯伦克军指挥官开始时没有计算到他会主动出击,让步兵冲得过快,他才有了现在的机会。

显然,斯伦克军的再次进攻,他绝对没有再打白刃格斗战的机会了,斯伦克军一定会将步坦协从作战的战术发挥极致,稳步进攻。如果真是这样,战败的结果仍然无法改变。

先冲上来的四百名斯伦克军如熊无疾预期的那样已经歼灭过半。现在熊无疾最担心的是斯伦克军的坦克、装甲车等重机动火力,就怕他们退回去了以后重新发起另一次的进攻,以海军陆战队的武器装备,根本就无法抵抗斯伦克军的步坦协从,稳步进攻。

刚刚坦克陷在战场上无法动弹,正是他所希望的。如果坦克等装甲机动部队无法冲锋,陷入敌步兵群中,坦克尾部那只有薄薄一层装甲保护的油箱、发动机就是步兵最好的攻击目标。

坦克、装甲车是冲锋敌军阵地武器的不二选择,但是失去了机动能力的坦克就和一座碉堡没有什么区别,早晚得被步兵爆破掉。熊无疾早有了将斯伦克军坦克和装甲车全部炸毁的计划。将斯伦克军步兵消灭80%左右后,同时将三辆坦克和十辆装甲车炸毁。

但是因为现在还是和斯伦克军缠斗在一起,兵力不足。而且过早动作怕被斯伦克军发觉,将坦克撤离战场,所以迟迟没有下达炸毁的命令。但是现在斯伦克军指挥官明显地已经注意到了这点,他如何能不叫苦?

熊无疾盯着缓缓后撤的坦克,急叫:“白少虎!白少虎!”

在战场上的另一边,白少虎已经解决了他的第十七对手。多年习武,加上他自创的白刃格斗技术,现在正是用武之地。眼前飞溅的鲜血就像是一朵朵盛开的鲜花,每一朵鲜花盛开的同时,也代表了一个生命的终结。

战功是建立在敌人的尸骨上,这是世间亘古不变的真理。战争的法则就是让敌人死亡,让自己活下去。白少虎没有去计算敌我之间的兵力优劣对比,如何才能打赢这一仗,这不是他关心的事情,那是熊无疾去考虑的问题。

他只知道他现在的任务是挑翻每一个身着褐色军装的斯伦克国人。军人的热血在他体内燃烧,杀敌的激动操控着他体内的每一根神经,让他的反应速度与体能更胜于平时。他突然发现,刺刀刺进人体的手感非常美妙。

突地,又跳过来两名斯伦克兵,这两人面对着白少虎并不着急进攻,先一下子抢占住背风和背光的方向,显得有一定白刃战经验。



两人一左一右,稍微分开,互为犄角,左边斯伦克军是一名上士,刺刀尖举约白少虎喉结高处,右边斯伦克军是一名少尉,刺刀遥指白少虎左肋,两人缓步向前逼近,在自己的刺刀尖离白少虎的刺刀尖约十公分,刚刚好能保持突刺的距离停下。两支刺刀在寒风中不见一丝颤动,显见是两名斯伦克军具有非常的白刃技战术。

白少虎自然识货,这两名斯伦克兵所站的架势是以前斯伦克军队标准的两人组白刃战配合战术。

哥两个肚里有点货呢!白少虎一声暗赞,却又哪敢丝毫大意,他现在脚下—片雪地已经被他挑死的几名斯伦克兵的血喷溅上去而冻成了坚冰,在间不容发的白刃战刺刀对挑中,如果脚下一个打滑,后果可想而知。

白少虎慢慢移动脚步向后退去,后脚跟—紧,知道是踩上了一个土坎之类的东西,稍微放心了一点,对着两名步步紧逼的斯伦克兵挑衅地笑着抬了抬下巴。

左边的斯伦克军上士沉不住气,—记突刺直刺白少虎咽喉。白少虎冷不防吓了一跳,这—枪预先毫无征兆,—般对突刺技术不熟练者,突刺前必然将枪稍微向后带—点便于发力,然后猛地向目标突刺,那等于是告诉白少虎:哥们儿我啊,要刺你小子了。

而这名斯伦克军上士根本就只靠右脚掌与腰部的推力,双手直接就可以向前推枪。白少虎上身向后—仰,逼开这记对准咽喉的突刺,立即弓身由下而上,手中枪刺斜挑这个斯伦克军上士的左肋,斯伦克军上士还来不及收回枪格挡,眼看这—枪就要刺中,右边斯伦克军少尉的枪刺已经由上而下向白少虎侧颈扎来。

第二章

“好个围魏救赵！”白少虎只得将枪身往右上方一挡，格开了这配合无间的一刺。

这时左边的斯伦克军上士已经收回身形，枪尖直下又奔向白少虎裆部。白少虎哈哈大笑，大叫：“痛快！痛快！”用枪托格开后反刺过去，随后再不答一句话，用心寻找反击的空当。三支闪着寒光的刺刀上下纷飞，叮当不停地互相撞击在一起。

白少虎高超的白刃技战术在两名斯伦克军近乎完美的配合夹击下这才显出了他本事，面对如毒蛇钻洞似的两支刺刀，上下左右的刺杀，他的双脚愣是就没向后退上一步，全凭着手上一支步枪挑挡反刺，反而将两名斯伦克军不时逼向后退。

旁边交战的两军士兵都被这三人的高超的白刃技战术吸引了，居然有人一边和自己的对手周旋一边偷眼去瞟。偌大的战场好像就是这三个人表演冷兵器格杀技术的演武场。

毕竟还是斯伦克军人多，有两名斯伦克兵先回过神来，一人挥舞着一柄工兵锹加入了战圈。大地皇朝的士兵看见又多了两个斯伦克兵围攻白少虎，气得大吼连连，也想上前支援白少虎，但可惜现在斯伦克军人数还是多出他们的两倍，将他们都纠缠得无法脱身。

白少虎现在是同时面对着四个呈半圆形包围的敌人，压力突大，两柄锋利的工兵锹就如两柄大刀一样直劈猛砍。白少虎的步枪刚刚向上架住了一把锹，另外一支刺刀就直向他空出的咽喉刺来，还有一支刺刀已做好刺杀的准备，却没有动作，那是因为准备刺击白少虎下一步动作的空当，及可以及时援救他战友可能出现的被反刺弱点。

可是后来加入的另一名持工兵锹的斯伦克兵可没有什么配合概念，只凭着一股勇气和蛮力也由上直下地用工兵锹向白少虎直劈了下来。白少虎眼见向他咽喉刺来的这支刺刀，已是准备伸脚踢开，突见这柄直下的工兵锹劈来，心念电转，暗叫一声天助我也！

随即向后退开了一步，避开咽喉一刺，步枪仍是向上，又架住了第二柄工兵锹，这四名斯伦克军的位置刚好是两名持工兵锹者在左，两名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斯伦克军在右。

白少虎以在后的右脚为轴，一声虎啸，腰身爆力，右臂不动，左臂将架在头上的两柄工兵锹用步枪向右边甩去。两名持工兵锹的斯伦克军正在用力向下压，重心自然前倾，被白少虎巨力一甩，自然而然向右倒去，刚好和在中间刚刚收回刺刀的斯伦克军上士撞在一起，三名斯伦克军顿时倒在一起。

机不可失！白少虎一个跨步上前，刺刀向下，直向倒在地上持刺刀的斯伦克军上士刺去，也不知是白少虎因为厮杀过久而体力消耗过大还是怎么了，这一刺居然太慢，居然可以慢得让那名斯伦克军上士一下松开自己的步枪，不顾双手鲜血淋漓，死死一把抓住了他的刺刀一动也不能动。